

夏夜的桥

查显者

山村的夏夜总是来得早些，太阳刚一落山，屋场前的小桥很快就淹没在暮色之中，河风一吹，桥上的气温马上降了下来。

劳累一天的男人，从家中掇来板凳，有的还搬来竹床，大大小小的孩子跟在后边拖着竹椅，不做女红的女人收拾熨帖也来到桥上。桥两旁一大一小的椅子形状的石头，正好派上用场，那些后到又没地方坐的人干脆一屁股坐在上面。大人们一边纳凉，一边扯着闲话。孩子们推拉喊叫，被大人喝止后，便坐下来听他们说故事或者躺在凉床上望着天空发呆。

故事多是与桥本身有关。

桥旁靠山处矗立着两块相连的巨石，说是石缝里有金鸡银鸡，在夜深人静时出来。某天夜里，乘凉的人一一散去，有个人却不走。不久，果然看见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来到桥上，那人十分兴奋，赶紧用手去抓，母鸡护着小鸡逃走，但还是被他抓到一只，母鸡见状，猛回头向那人小腿上啄了一口。结局是抓到的小鸡变成了一锭银子，被啄的小腿烂了一块，用那银子正好治好腿伤，而痛苦呢，算是教训了。我们不关心银子，好奇的是那大黑石头，所以常常去石缝里张望，外边天色昏暗，里面更是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于是去听，奇怪的是有时似乎竟能听出唧唧叫声。

这种传说还有很多，什么狮子和绵羊的故事啦，下桥建成后压住了马脚的故事啦，无赖敲锣戏“长毛(太平军)”啦，等等，无非是劝人行善、为人要守本分不可贪心之类。有意思的是，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假借周边的人事景物，让人觉得真切。唯一不属寄寓而是真实的故事是，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共产党的军队就曾经抄小路从这座桥上走过，而几乎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军队则摇摇摆摆走的是另一条大路。

满月的时候，山河在一片清辉中显得异样静谧、空灵和美丽。我们望着头顶上白白胖胖的月亮，听着父亲说着大家都熟知而又神秘的嫦娥、玉兔、吴刚以及桂花树。仙女嫦娥待在广寒宫里，是永远见不着的，玉兔总是乖乖地躲着，从不出来露个面，就连吴刚和那棵永远砍不断的桂花树也若隐若现，只能想象。有时，父亲也教我们一些诗，如“疏影落银河，漾清光，映碧波，玉钩斜挂冰轮堕。到黄昏望它，到中秋赏它，江湖常伴渔翁卧。问嫦娥分明似镜，谁下苦工磨”。父亲说这首诗句句写月亮却不一个月字，当时的我也觉得很神奇。谁能料到，许多年后，我竟认识到了更丰富多姿的月亮，有“幼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的天真，也有“月出皎兮，佳人僚兮”的美好，还有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”的纯净。

满天星斗的夜晚，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母亲说，天上掉落一颗星，地上就死了一个人，心里便起了无名的伤感。但我仍然喜欢望向星空，仿佛这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一扇窗户。躺在凉床上看满天星光，数着数，数不清，看看哪一颗最大哪一颗最明亮，想象着只有孩子才会有的想象，不一会就在母亲蒲扇的摇晃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星空下的蒲扇有时也用来扑流萤。萤火虫在空中成群地飞，像一颗颗眨着眼睛的小星星，在小草间翩翩起舞，整个草丛便亮起了一盏盏绿莹莹的灯。我们一边哼着童谣“萤火虫，屁股亮(夜夜飞)，生个女，嫁九匠(嫁乌龟)……”，一边把捉到的萤火虫装进玻璃瓶子里，它们在瓶子里蜷成一团，仍然闪着幽幽的迷人的光。但我更喜欢那些自由自在飞翔的萤火虫，这些夏夜的精灵啊，把我童年的世界装点得多么美丽而浪漫。

夜色渐深，人们陆续回家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石桥。不久，山村的夏夜，便如林徽因的诗句所言：深得像没有底一样……

仿佛就在那个童话般夏夜的翌日清晨，我走过了上桥和下桥，走出了母亲凝望的目光。父亲帮我担着行李，到两里外的车站。后来，听父亲说，我头也不回，母亲很是伤心，他说这话的神情似有微微责怪却满怀慈爱。许多年后，每每思及这一幕，母亲“瞻望弗及，伫立以泣”的身影便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，我禁不住一阵愧疚，鼻子酸酸。



纵浪 蔡钦 摄

邂逅小海燕

芳纯

那天，我在上海南港码头监督装货。码头位于杭州湾的喇叭口上，风浪很大，海水浑黄。下午三点钟，天气晴朗，风还是有些大，虽入伏天，海边并不热。一般来说，装货时，我都要登轮和大副或者港口船长沟通。因为防疫需要，按规定，非必须登轮人员是不得登轮的，我只能在泊位前沿和港口船长沟通配载。来之前，我到超市去买了两盒当季的黄樱桃和新疆杏子，洗干净装好，这样到码头，港口船长不用清洗就能直接吃。对我来说，不管是哪家的港口船长，认不认识都无所谓，他们很辛苦，吃住在船上，尤其是大型远洋杂货船，货物多、杂，船上的大副只把握配载，具体装货积载还都是港口船长现场指导。中国的港口一般都是二十四小时作业，他们得跟着连轴转，舱口上下几十遍不说，有时还得跑堆场看货，每天微信运动步数轻松过两万。一条船做下来，眼圈乌黑，人瘦几圈都是常事。所以每次去船上，都会想着给港口船长带点好吃的。

货装得差不多了，我打算离开，在船舷边又查看几回，货物在甲板尾部上用链条绑扎垫衬很牢固，又跟港口船长拜托一番，毕竟是甲板货，到欧洲近两个月航程，又是印度洋季风季，风浪大，绑扎一定得牢固。我往船艏走去，离开吊机嘈杂的船尾，耳畔忽然就静了，听到呼呼的风声，隐约的鸟鸣。走到船头，海面飞舞着好多黑点点，有嗡嗡振翅的声响，好像夏天雨后黄昏的蜻蜓阵。它们随着海风上下翻飞，在缆绳上偶尔停下，我低下头，惊讶地发现，在球鼻艏的上面，好多好多的小黑点在啄船壳。这下我才看清，原来是小海燕呀！

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可爱的小海燕。书上说它们是海洋鸟类中体量最小的鸟，果然不假。它们的身体也就只有我半只手掌大小，浑身乌黑，只有飞起来的海燕才会露出腹部白色细绒羽毛，尾羽不似家燕的“剪刀”。这条货轮虽满载，多为轻质设备，实际装载吨位很小，几乎约等于打了压舱水的空船吃水，吃水线才到四十公分，球鼻艏露出水面很高。大洋里的航行让球鼻艏和

满载水线下的船壳上长了海蛎子等贝壳和其他小生物，这些海洋生物成了小海燕们的美味。它们在球鼻艏上忙碌着，一会儿飞起，一会降落，有时还在球鼻艏上互相追逐。太阳高高地挂在西边的海上，我蹲下来看它们享受美餐，感觉真是一片岁月静好的闲适。

此刻，货已安稳上船，我更有了轻松的状态。之前的半个月，本来合同签好的船东突然变卦，使出各种各样的招数篡改装货条件，逼迫客户接受不能接受的条款。那些日子天昏地暗，焦虑与颓丧如影随形。山穷水复疑无路之时，神插了手，我与小伙伴一起努力，终于等到这条不期而遇的船。千斤重压放下了，我终于有了此刻和小海燕一样的闲庭信步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小海燕也一样，球鼻艏上的闲适对于它们来说也是短暂的，它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远海上的恶劣天气。与人类不同的是，它们拥有与狂风共频震动的本能。一个海员朋友跟我说，沿海跑船遇到的多是海鸥，只有跑大洋航线才能看到海燕。海燕是属于远洋类飞鸟，生活在远离海岸的大洋，它们栖息在洋面，经常在海面的波浪间凌波微步。遇到船只，它们会停在甲板上歇息。我看到的泊位边飞舞的海燕，追随着远洋货轮而来。该轮所载货物重吨较小，船头裸露高，因而把这些小海燕吸引来了。知晓了它们的来处，我再看这些小海燕，觉得它们真的是大洋中勇敢的小精灵，我的心中曾经因高尔基的文字而生出的豪情，竟然在真的面对小海燕的时候苍白了，心底涌起一种更加深厚炽烈的情感。

是高尔基所赞美的那种搏击大海的勇敢和无畏，还是别的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如涌浪般在击打我的内心？

小黑点般的海燕们，无惧狂风巨浪，飞越诡谲浩渺的大洋。在此刻南港宁静的下午，它们清亮的鸣叫声，悠闲的步履，轻巧起落的俏皮，翅膀震动的从容，没有一丝艰难跋涉过的痕迹。我突然想起一句陶渊明的诗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”这正是球鼻艏上小海燕让我激赏不已的缘由。

